

学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二)

蔡玲莉 杨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文
龚怡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图

医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概可以套用一首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如果让身在其中的医学生来描述自己,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作为特别神秘的存在的医学生到底是什么感受呢?不妨让我们借用流行的知乎体提出这个问题——学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上期“小医生笔记”刊登了部分整理,本期再接再厉,与大家分享不同年级的医学生作为代表为我们开启校园版知乎帖。

大四医学生 痛并快乐着,那就是青春

赵之聪 12级临床医学五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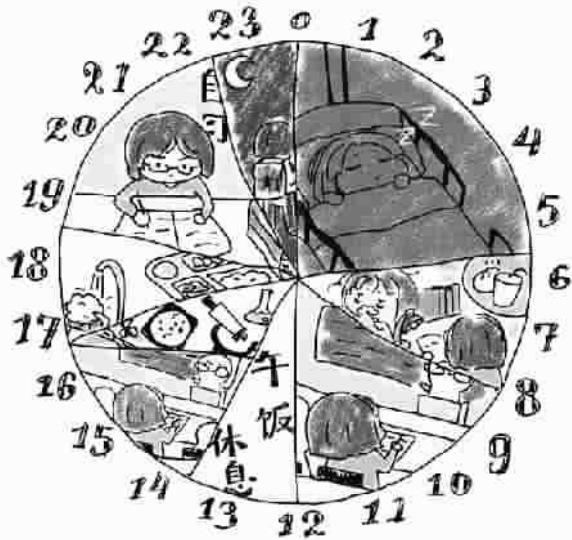
学医“小鲜肉们”的憧憬和回忆也让我们作为“老腊肉”的我想起了自己“基院”生活。

不少医学生把自己的大学生生活比作为“后高中”时代,实在不假,大二大三迎来了医学专业课的高峰,加之实验、见习,课程表眼看着越来越“丰腴”起来。

对“语数外物化生体美”都有一定要求的医学课程或许不必多说,一句“你懂的”就能引发所有经历过的医学生的共鸣,堪称“医学界四大名著”的“内外妇儿”,即248万字的《内科学》、236万字的《外科学》、94万字的《妇产科学》、104万字的《儿科学》也还仅仅是入门级的。有句玩笑很生动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学医就是不好,天热想拿本课本扇扇都不方便。

虽然医学知识有时候是冗长枯燥的,但有时候又是生动有趣的,在医学院的校园里时常能听到或是看到独属于医学生的玩笑趣事;偶尔,当学到某种疾病的时候,会发现那种病的典型症状会神秘地出现在自己身上;如果有人对你说:“拿把抢来!”其实他指的是实验室里的微量移液枪;自习教室是医学生们使用频率最高的约会地点;看到TFboys的反应有时候是“组织因子男孩”(组织因子的英文是tissue factor简称TF);不时地会有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找我们看病,每次都感觉像是要上PBL了;去校医院看病时,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哪里不舒服,而是只是因为没有药;teamwork传输离线文件时,被腾讯公司屏蔽,因为文件名涉及的生理学名词过于敏感;有一段时间,也会对菜花、鱼肉、果酱、干酪等食物敬

医学生的一天



而远之(医学上将很多现象用食物来描述,比如菜花样肿瘤、果酱样便、燕麦细胞癌、干酪型肺炎等);在食堂里,听到的对话不是“XX菜比较好吃”,而是“我昨天养的细胞死了”,“半抗原是有反应原性,没有免疫原性”等诸如此类的对话。

评论1:上了医学课程,学了这么多先天后天的疾病,感觉自己活到现在也真是不容易。

评论2:有一次发热,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发烧了,而是“我下丘脑视前区的体温调定点升高了”(生理学术语)。

评论3:感觉医学生们可以出一本书叫做《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病》,同学亲戚问问这是啥病那个咋治还算是小事,兜底可以回答他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最夸张的是某亲戚让我在附属的某三甲医院搞张床位,霎时欲哭无泪,我连医院实习的小医生都算不上啊……

评论4:有一次我感冒了,其他专业的同学得知后,很震惊地问:学医的也会感冒啊。顿时就呵呵两字,这是什么逻辑,学医的就不是human being了?

大五医学生 小小实习生,满满大能量

张欣韵 11级临床医学八年制

作为大五的学姐,终于“过五关斩六将”

般地结束了基础及临床医学所有科目的考试,在今天的五月迎来了令我也是几乎所有医学生都既期待又担心的部分——临床实习。

实习之前大家都有相同的期待:之前教科书上略显枯涩的白纸黑字终于要变成临床中一个个鲜活的病人了,之前在美剧或日韩剧中看到的帅帅的主刀医生,现实生活中又会是什么样呢?而担心则又各自不同:要开始值夜班了,值夜班会不会很折寿啊?现在医患纠纷这么严重,被打或是被捅的医护人员这么多,在临床实习是不是也有危险?书上的内容很多当初都学得一知半解,其中不少可能都是靠着前辈们留下的复习资料考前临时抱佛脚才勉强掌握的,眼看着就要上临床了,我能hold住全场么?

实习第一个月,所有新入职的临床小菜鸟们大多斗志昂扬,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然而现实是:我们对临床的日常所需技能基本一无所知。当护士说:“大学生,XX床来新病人了谁去收一下,赶快开医嘱!”医生说:“同学,你把XX床的出院小结打一下,他明天上午出院。”患者说:“小姑娘,我这个报告你帮我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起初,面对这些来自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我们的内心是拒绝的,行动是逃避的,因为真的不知该如何执行。当然,凭借着年轻的头脑加上充沛的体力,再碰上对新手们早已司空见

惯且身经百战的护士长,还有对晚辈爱护有加又肯耐心提携的带教老师,作为实习小医生的我们便会以极快的速度适应临床所需。

当临床生活不再新鲜,当基本技能不再是障碍,更多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临床实习意味着一天要测几百个毛糖;每隔1小时就得给留观室或刚接受完手术的病人测一轮血压;连续15小时内给处于不同状态下的上百个病人拉上百张心电图(其中一些可能身上还散发着呕吐物或排泄物的刺鼻气味);在几小时内手写签开或签停几百条医嘱;在值班的晚上贴完整个病区的化验单,同时还要被家属咨询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一次次地被护士叫醒去处理病人的突发情况或开医嘱(被戏称为“仰卧起坐”夜班);不停地为了各种各样的琐事而跑腿……你是否还能够忍受这场体力大战所带来的身心俱疲或是简单的机械重复所造成的自我价值感的疑问?不过,这便是大多数实习小医生们的现实生活。

临床的真实病例是实习医生们最宝贵的教科书,床位病人则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护士的催促与上级医生的指责很多时候虽然听来刺耳,却实实在在地加速了成长的步伐。从错误中汲取经验,从经验中收获小小成就,从小小成就中收获满足与自信,实习生活就在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中悄然进行着,我们也渐渐完成了从一个只会背教科书的医学生向小医生的蜕变。当然,距离成为心目中那个能独当一面的临床医生,我们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评论1:虽然看着学姐的描述,实习阶段是要分分钟打满鸡血的状态,但我们选择医学院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么?所以还是对临床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期待!

评论2:听说大一暑假有早期接触临床的课程,也将是我们第一次以学习者的身份进入医院,希望能感受到学姐描述的那种紧张而充实的氛围,虽然我们只是围观,但仍心向往之。

路途虽远,阳光万里。医学生的学医体验肯定远不止这些,也许这一路有点苦,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有趣,但是请记住,向阳的方向一定不缺温度,坚强的人最懂得照顾,荆棘丛生,刀山火海,这一路的艰辛跋涉将会是未来最温暖的美好回忆。因为曾经无数次的体验医海无涯,所以更懂得珍惜生命的美丽,因为未来还有人类健康的支柱需要撑起,所以更懂得眼前的路无论平坦崎岖都得脚踏实地地去走。

考技能 比关怀

国际护理技能大赛在沪举行

崔耕 (上海健康医学院)

“我感觉没法呼吸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病人”“喘息”着说。“别担心,根据医嘱现在帮你做个雾化吸入治疗,它将缓解你的哮喘。”上海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大三的任文霞和大二的钱颖正忙着耐心地用英文向一位外籍患者解释并帮助他使用雾化器。这是最近2015上海国际护理技能大赛上的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挪威、芬兰、荷兰等8国及本市20所医院、12所学校的40支参赛队的80名选手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比拼技艺。最终,芬兰Ylivieska职业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选手分别摘得国际组、护生组和护士组的冠军。

上海国际护理技能大赛是目前全市乃至全国护理行业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全英语专业技能竞赛。大赛引入了“世界护理技能大赛”的标准并举办了高水准的赛事培训,考验和培养护理人员在接近真实的国际医

院环境中的人文关怀、临床思维、沟通交流、操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应变能力等临床综合护理能力。

比赛分“护士组”、“护生组”和“国际组”进行角逐,分别决出前三名。在比赛现场,所有“标准病人”和“病人家属”都由特聘外教担任,参赛选手们必须以全英语的方式与他们交流。这些挑剔的“病人”和“家属”通过模拟医院里可能出现的任何场景,随机考察选手是否具备真才实学。

经过激烈地角逐,芬兰Ylivieska职业学院的2名选手获国际组一等奖;和睦家医院、丹麦VIA大学霍尔斯特布罗校区的4名选手获国际组二等奖;上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美国东北大学联合队、挪威Oslo and Akershus应用科技大学学院和丹麦VIA大学蓝纳斯校区共6人获国际组三等奖。上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的2位选手获护生组一等奖;上海健康医学院(徐汇校区)和上海健康医学



■ 任文霞和钱颖正耐心地“病人”沟通 孙中钦 摄

院附属卫校(徐汇)共4位选手获护生组二等奖;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学校、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卫技与护理学院和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共6名选手获护生组三等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名选手获得护士组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4名选手获护士组二等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共6名选手获护士组三等奖。